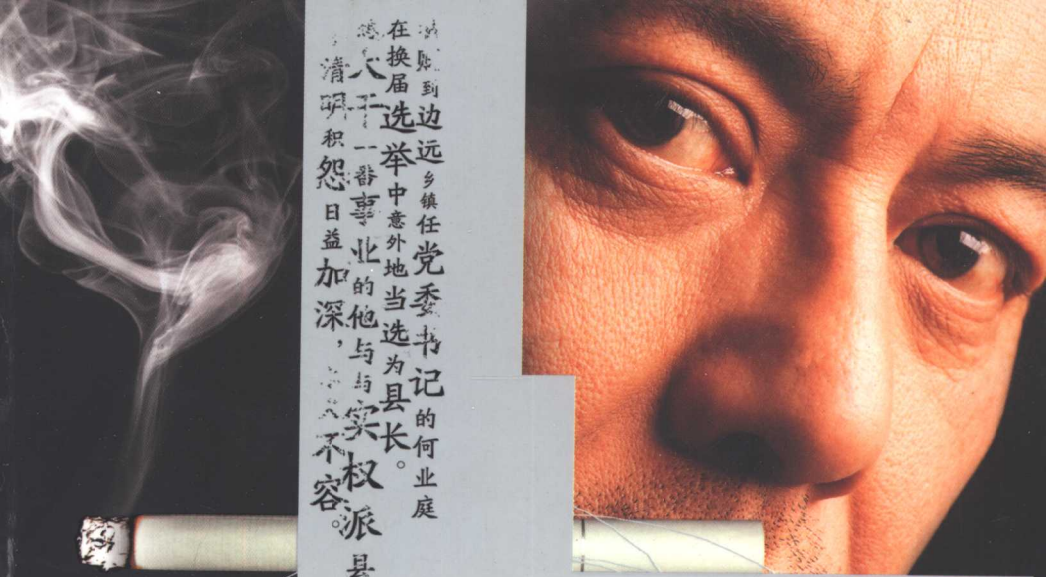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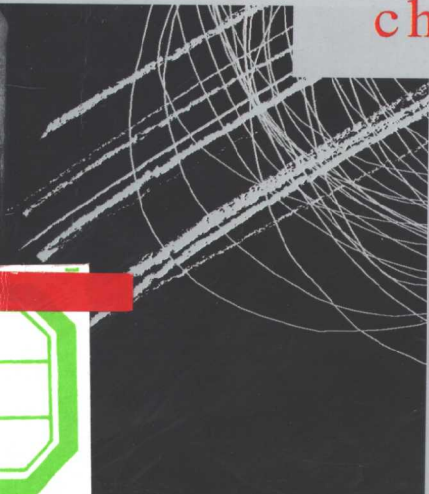
沈汉涛到边远乡镇任党委书记的何业庭
在换届选举中意外当选为县长。
总揽一切事务的他与实权派
清明积怨日益加深，不容。

县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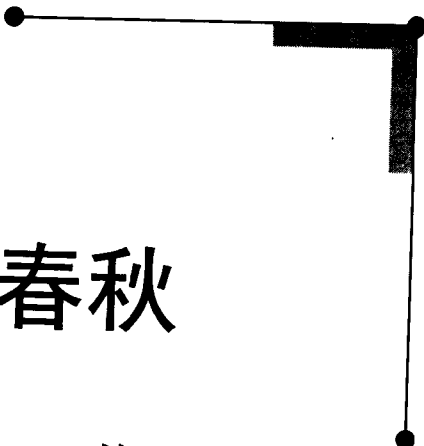
沈汉涛 / 著

政界春秋

Zhengjie chunq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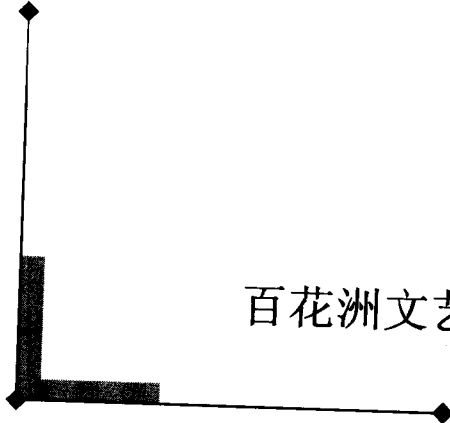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政界春秋

沈汉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界春秋/沈汉涛 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647-804-3

I 政... II 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907 号

政界春秋

沈汉涛 著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天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 万

印 张:10.375

ISBN 7-80647-804-3/I·504

定 价:22.80 元

内容提要

被贬到边远乡镇任党委书记的何业庭在换届选举中意外地当选为县长。想大干一番事业的他与实权派、县委书记李清明积怨日益加深，水火不容。落选县长蓝云逸在何的挽留下留任担当常务副县长，由怨怼到理解，成为何的得力助手；而一直觊觎县长之位的县委副书记邹一波暗使“拌子”，一心要扳倒何。何业庭这才顿悟到官场的惊险与狡诈。但他已无退路可走，只能把未竟的事继续干下去，然而一场陷他于死地的“围剿”漫无边际地涌向他……政界人生，几度春秋，说不尽的喜怒哀乐。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41
□第四章	54
□第五章	74
□第六章	98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54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99

政界春秋

目 录

□第十一章	221
□第十二章	247
□第十三章	264
□第十四章	279
□第十五章	303
□后 记	323

第一章

江州县十三届人代会已进行了两天。按照会议议程，今天下午代表们将投票选举产生新县长。

县委书记李清明有些不放心，担心下午投票出差错。在午饭前，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主席团成员和各代表团负责人碰头会。因临时动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陆陆续续地赶到会议室。

县委副书记邹一波走进来，见李清明和坐镇这次会议的市委组织部蒋远德部长低声交谈着，他主动与他们打了招呼，蒋远德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邹一波一边坐下想着蒋部长昨晚为什么推辞了自己的邀请，他实在琢磨不透这位部长的心思。李清明抬头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还有几位没到，便向坐在身边的县人大主任张力轻声问道：“老张，都通知了？”张力回答：“都通知了。”李清明“哦”了一声，看看参加会议的人员差不多到齐了，抬手看了看表，用目光征询了蒋远德的意见，见他点了点头。李清明很有气派地咳了一声，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他提高声说：“时间不早了，没来的不等了。”会议就开始了。

在会上，李清明再三强调：“……这次市委确定我县县长候选

人，是经过市委县委慎重多次研究确定的。”他目光扫了一眼参加会议的人员，加重语气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顾大局，识大体，要与市委、县委保持高度一致，把这次选举工作做深做细做好，确保候选人当选。这是我县今后的带头人、当家人……”

“对不起，来迟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汉子匆忙地推门进来歉意地说。只见他：短短的头发有些花白；黧黑的脸色，光突的额头上有几道醒目的皱纹，一双眼睛显得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把豪放豁达、坚毅的性格表露无遗。

李清明看了他一眼，不满地问：“何业庭，你怎么才来？”

何业庭略一踌躇抬头回答道：“刚接到通知。”何业庭是大山镇党委书记，县委委员，也是这次人代会县长候选人之一。

李清明“哦”了一声，见他坐下，接着说：“蓝云逸是代理县长，尽管到任时间不长，但他的工作能力、水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也是相当出色的。他作为县长候选人，我是坚决支持的。”说着端起桌上不锈钢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喉咙，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当然啦，加强领导，积极引导，决不是行政命令，也决不是包办代替，更不是压制民主！如果在座的能胜任，我也愿意极力举荐……”坐在一旁的蓝云逸，是这次人代会的主角。他扶了扶戴着的眼睛，脸上矜持地露出微笑。

李清明讲完后，还逐一询问了各代表团负责人的工作进展情况。

何业庭是东片三个乡镇代表团负责人，他看到人大主任张力望着自己，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想到自己已来迟，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和猜测，只好先发言：“通过几天学习，参加会议的代表在讨论发言中都说，这是我县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决定我县今后发展兴衰的大事。大家都表示：要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神圣使命和责任，选好人，选好我们的当家人。作为我本人，承蒙大家的信任支持，是这次县长候选人之一，我有自知之明，水平能力不如蓝县长，请大家与县委保持高度一致，多投蓝云逸同志的票，这是我心里话，决不是推让谦虚……。”

何业庭高风亮节的表态，引起了大家一片赞扬声。李清明微笑

ZHENG JIE CHUN QIU

着朝他点了点头，张力知道何业庭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心里有些埋怨，但又不好说什么。接着其他代表团负责人也纷纷表态。

李清明听完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扫了会场一眼，看见自己的妻侄，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程海良旁若无人地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旁没有表态。他有些不放心地问：“海良，你们代表团情况怎样？”

程海良不知道自己的姑父李清明是怎么想的，老是压着自己，硬是不让自己进入县长候选人行列，他心里有意见，见各代表团负责人纷纷发言表态，心里正犹豫讲不讲，听见李清明点到他，便大大咧咧地回答道：“李书记，放心吧！组织上要选谁，我们保证选谁。”

李清明一听，心里不高兴，脸就拉下来了，不满意地问道：“这像么话嘛！”

程海良咕哝道：“保持一致嘛，难道不按选票选？”不等他说完，坐在一旁的邹一波忍不住噗哧一笑，又有几个人跟着笑了，接着是轰然大笑。弄得李清明哭笑不得，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严肃地批评道：“笑什么笑？”会场的笑声才停止下来。

李清明对程海良的讲话十分不满意，狠狠地批评了几句，见程海良红着脸不作声。他又再三强调了选举纪律。接着，主席团几位副主席和秘书长都先后表态说没什么问题。

李清明心情才舒畅了，估计选举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看离开饭时间不早了。他才微笑着拍了沙发扶手，转头征求蒋部长有什么指示？蒋远德朝他摇摇手说没什么讲的。

“碰头会”就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午饭安排在南湖山庄。

李清明、张力和常委们簇拥着蒋远德说说笑笑地朝餐厅走去，刚进门，蓝云逸口袋里手机嘟嘟地响起来，他掏出手机听了一会儿“请稍等一会儿。”说完朝蒋远德、李清明点了点头，就捂着手机快步走到外面接电话。

李清明笑容满面地请蒋远德坐在首席，两人谦让了一会才坐下。李清明和张力一左一右分别坐在蒋远德两侧，其他人员按职务大小依次围着餐桌坐下。

不一会儿，一位穿枣红色短袖丝绸旗袍的服务小姐笑盈盈地旋进厅内。她利索地给每人面前放下一个白瓷蓝花茶盅。揭开茶盅盖，只见茶盅内有红枣、黑芝麻、洋参片和冰糖。小姐转身提起放在一旁的长咀铜壶，隔着餐桌，站在蒋远德对面，侧着身子柔声说道：

“看茶。”只见她白嫩的胳膊一抬，手中的铜壶长嘴稍向前倾，立刻壶嘴喷射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型白线，“滋”的一声直飞蒋远德面前茶盅内，片刻，开水不溅不溢注满了茶盅，热气蒸蒸的，香喷喷的。小姐像玩魔术似的依次给桌上的茶盅斟上水。

张力患前列腺炎症，一见茶水就有撒尿的感觉，笑着起身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正遇到蓝云逸进来，两人礼貌地点了点头，擦肩而过。

张力走进卫生间里，急忙解开裤子，在小便池边站了半天，脸憋得通红，使劲才挤出几滴尿来，总算完成了任务。他松了口气，洗了手，又走进餐厅。只见蓝云逸占着他的座位，正和蒋远德低头耳语，谈意正浓，也不好打扰他们，他瞅了瞅，正想寻找空位子坐下。县委组织部长黄柏松见状，笑着将自己的坐椅让出来，自己又挪了座位。张力点了点头，拉开椅子侧身坐下。

蓝云逸听到响声，抬头望着张力说：“张主任，你坐这里。”张力佯装笑容地谦让说：“你坐吧，坐吧！”见蓝云逸只是说说让座位，屁股依然未动，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无名火。他根本看不起蓝云逸，跟原市委副书记钱大钧当了几年秘书，凭借关系来当县长，有什么水平？有什么政绩？又有什么群众基础？……

张力心里不痛快，吃饭时，话就少了，实在推不过去，也敷衍了几句；碗里的饭刚吃了一小半，突然，一粒小石子“咔”地一声咯了牙，疼得他脸都变形了，啪地一声放下碗筷，大家都看着他。

张力阴着脸，谁也不搭理，起身走到墙角痰盂旁，弯腰啐了几口含在口中的饭菜，才回到桌旁坐下，端起饭碗准备吃饭。李清明关心地问：“张主任，没问题吧？”张力瞄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问：“这米是不是掺了砂子？”

蓝云逸接着说：“米质有些不好。”张力借题发挥地说：“米质不好？你县长要抓一抓，人大代表吃的米尽是砂子，那老百姓不是

更糟！”谁都听出张力口气中带着戏谑的不满和抱怨，大家面面相觑。

蓝云逸脸蓦的一下子红了，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张力，装作没听见埋头吃饭。

蒋远德立即听出了话外音，他心明似镜，知道张力对蓝云逸有意见；上次征求意见时，他就极力反对蓝云逸当县长。蒋远德不想在这个场合使他再疯下去胡说什么，“你老张铁嘴铜牙，还怕几粒砂子，你牙齿全碰掉了，我赔你满口金牙。”蒋远德的话惹得大家都笑了。张力的脸色才恢复了正常，也附和地笑了笑。

随后，桌上沉闷的气氛才有所缓解……

吃完饭，李清明和蒋远德走出餐厅。蓝云逸忙放下碗筷，快步跟了上去，张力望着他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

午后的天空是淡淡的，有几朵云彩悬在天空，阳光温暖柔和，微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令人舒服惬意。

李清明和蒋远德边走边聊，见蓝云逸跟上来，他们停下脚步，李清明和蔼地问：“云逸，明天上午的讲话稿准备好了吗？”

蓝云逸谦虚地说：“中午我再准备一下。”李清明的目光是关爱慈祥的。他抚摸了下被风吹乱的头发，眯着眼睛对蓝云逸说：“这是你走马上任与代表们的第一次亮相，要认真准备一下。”蒋远德在一旁微笑着点了点头。蓝云逸脸上是平静的，心里有股暖流在涌动。

三人站着说了一阵话，蓝云逸便与他们分手了。蒋远德见他走了，有些不放心地对李清明说：“张力对蓝云逸多少有些情绪吧？”李清明会意地说：“这个人，叫我怎么说呢？……”

二

上午碰头会结束后，何业庭吃完午饭走进房间，同房间住的几

个代表串门去了。

何业庭想到会议快结束了，回到镇上又要忙，趁午休时间，准备把两天来得到的有关农业信息整理一下，正准备动笔，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请问，你找谁？”电话里传来张力的声音：“我找何业庭。”“张主任，我就是。”“你怎么搞的，上午开会做什么去了？”张力一开口就质问道。张力当常务副县长时，分管农业，何业庭当时是农委主任，在工作和生活上，张力一直对他非常支持和关心。

何业庭解释说到农委去了……张力口气才缓和下来：“你开会就开会，其它的事放一放。你给我听着，下午的会议再不许迟到，你自己要有信心，听见没有。”张力说完已撂下电话。

何业庭沉默了好半天才放下电话，平静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

在这次人代会召开的前夕，县里突然在大山镇召开了创建特色农业现场会。会议整整开了两天，县里四大家主要领导和各部办委局以及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六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代理县长蓝云逸主持会议，李清明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专题报告。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还专门发文《认真学习大山镇特色农业经验，迅速在全县掀起创建特色农业新高潮》。在一个镇里召开全县农业现场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这么重视，这是江州县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参加会议人员除了参观学习大山镇特色农业经验外，会下还私下议论：县里召开这次会议是何业庭竞选县长造舆论的。也有人反驳道：代理县长蓝云逸是市里下来的，何业庭怎么可能当县长？是竞争县长的陪衬人物而已……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何业庭刚回宿舍，邹一波后脚就进来。邹一波原是大山镇党委书记，何业庭从县农委下到大山镇，邹一波从大山镇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何业庭对邹一波非常熟悉，此人有水平，口才非常好，市县领导非常重视。他来找我作什么？何业庭心里琢磨着。

邹一波脸上表情极为灿烂，两人坐下寒暄了一阵后。邹一波双手捧着茶杯，目光幽幽地望着他，“业庭，你对即将召开的人代会人

事安排怎么看？”何业庭这才知道他的来意，佯装不知情地回答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内情。”

邹一波放下茶杯，手指着何业庭狡黠地笑了笑，说：“装的，装的，你还能骗过我的眼睛？”见何业庭一脸茫然又不作声，伸过头来压低声音说：“听说市里内定蓝云逸当县长。”何业庭早就听说过这事。上次市县两级组织部门来人到镇里考察班子时，他就知道。见邹一波满脸神秘的样子，他十分警觉地回避说：“组织上的事，谁知道？”不等他说完，邹一波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一墩，愤愤不平地说：“怎么不知道？无功不受禄。姓蓝的做了什么？他是来摘‘桃子’的。”说完叹了口气，又看了何业庭一眼，接着说：“我估计他这次很难通过。”

何业庭一听，心里一沉，这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又一想，人家是县委副书记，不可能做这种事。他又否认了自己的猜测，稳了稳神笑着问：“那你看谁有把握上呢？”邹一波哈哈大笑，“看看，你沉不住气吧！”何业庭一时语塞，脸上发热，默然了片刻，又恢复原状。

邹一波笑容可掬地说：“听大家议论，你这次有希望出任县长。”何业庭知道邹一波早盯着县长的位置，他深夜前来找自己决不是随便聊聊，是来试探我对此事的态度。

何业庭掩饰着自己复杂的情绪，说：“邹书记，你知道我的人，对于升迁我不感兴趣。说真的，凭水平能力，这次该你上了，再说你在副书记的位置上，呆的时间也不短，该动一动了。”

邹一波吁了一口气，脸上难以掩饰内心喜悦，动情地说：“业庭，我们多不容易，无背景，无靠山，一步一步走上来。”说着眼睛露出探询的目光看着他，“我这次想好了，无论我们哪个上都行，就是不准姓蓝的上。”何业庭见他志得意满的样子，敷衍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你老兄上了，别忘了我。”邹一波以胜利在握的口吻说：“哪能呢！”似乎县长之位非他莫属。两人又聊了半天，见夜已深了，邹一波站起来说：“天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我们县里见，到时候我们多多关照！”

何业庭脸上堆满笑容，握着他的手说：“请放心，我心里有数。”

望着邹一波走出门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失落。

关于县长候选人，县里传出几种不同的版本。何业庭也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他懒得追问和打听，不是他故意装作深沉，也不是看破红尘，对进退毁誉，他无所求。经历过山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锤打和磨炼，他变得成熟和稳重了许多，十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生活，使他对农村、农业、农民产生了眷恋，大山镇是他的家园，是他奋力耕作的家园，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大山镇是块热土，在父老兄弟辛勤耕作下，已逐渐变得富裕起来，大山镇啊，我的家园，我心中的热土！

何业庭茫然地站了很久，想到刚才张力在电话里给他打气的一番话，搅动得他平静的心态全乱了，看来县长这个位置，谁都觊视着，一个个都在私下活动，谁都不愿意放弃。何业庭问自己：“你难道甘愿放弃吗？……”

三

市日报社驻江州县记者站记者王君回到宿舍，站在窗前活动着腰肢，这几天人代会确实使人疲倦了。

她一边前卧后仰扭动着身体，眼睛看着窗外；对面是县委办公大楼，有一种她叫不上名字的藤状植物，每年开春后，都要从楼基开始蔓延一直爬到楼顶。现在几根藤刚刚把头从一楼窗口下沿探上来，前面翘起的两三根长长须，斗折蛇行往上攀附着；水灵灵的藤须在夕阳簇拥下，生机蓬勃，跃跃上扬。

突然，桌上的电话叮铃铃响起，王君收回目光，停止运动，转身走向桌边，有些不耐烦地拿起话筒问道：“找谁？”一听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立宝的声音，她立即缓和了口气：“你好，王主任。”王立宝在宣传报道上总是找王君帮忙；她笔头子硬，文章来得快，以王立宝的名义在省报、市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的文章。王立

宝对她就有好感。

市报社穷，奖金靠赞助费发。王君不是本地人，拉赞助广告的事总是找王立宝帮忙。他也不推辞，有时带着王君一起跑，有时给企业老板打电话。企业老板也不好得罪他这位大管家，好多事要靠他在县领导面前通融通融，只好忍痛割爱“放血”。

王立宝说：“邹书记请市委组织部蒋部长晚上在辉煌娱乐城活动，请你来陪陪。”

王君一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蒋部长是王君表姐的同学，她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表姐还请蒋部长帮忙，使她不费周折地顺利进入市报社工作。

辉煌娱乐城是当地驻军家属开办的，离城里远点，但闲杂人少，环境好。天色已暗下来，王君摩托车刚在娱乐城门前停稳。王立宝见王君来了，从台阶上快步跑下来，抱怨地说：“我的姑奶奶，你怎么才来？”王君一边摘下头盔锁进摩托车后箱里，一边撅起色泽红润嘴唇不满地回答：“你是什么时候通知的？”

王立宝忙换上笑脸和解地说：“好好，快走。”两人边说边向娱乐城大门口走去。

娱乐城前厅有几个人，看样子是工作人员，显得有些清冷。王立宝和他们打了招呼，推开舞厅大门，里面音乐声就飞窜出来，乍一听十分震耳。

王君跟着王立宝走进，身后门被人关上，舞厅内灯光暗淡，舞池正中间屋顶上，七彩灯旋转，赤橙黄绿青蓝紫光柱在摇曳变换飞旋。台上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歌手长发披肩，闭着眼睛，躬着腰，双手拿着麦克风在声嘶力竭唱着歌。舞池四周的人群中，有人在高声喝彩，不时响起尖锐的口哨声。舞池里十几对男女相拥，非常投入地随着音乐节拍跳舞。

王立宝怕王君看不清，牵着她的手穿过茶座，朝二楼走去。楼梯口服务小姐见他们上来，微笑着把他们领到一个包厢门口，双手交叉垂在下腹，鞠了一躬“请”。王立宝带着王君推门进去。一进门王立宝兴奋地说：“来了，来了！”听他的口气好像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似的一样得意。包厢里灯光暗淡，王君眼睛

一时不适，昏暗中她听见对面有人不冷不热地说：“好，好。”

王立宝打开电灯开关，包厢里才辉煌起来。王君这才看清对面墙边沙发上坐着邹一波、程海良。他们身边都有一位模样可人的小姐，程海良还搂着小姐肩膀；邹一波身边的小姐羞怯怯地佯装笑脸，表情极不自然，看样子是个出道不久的新手。

王立宝装模作样地对王君介绍说：“这位是邹老板，这位是程老板。”王君认识他们，对王立宝多此一举的介绍，无声地笑了。她知道娱乐场所的规则，领导干部进这些地方，不称职务，只叫 XX 老板，怕在小姐面前暴露了身份，影响不好。

邹一波矜持地打量着王君，看样子她只有二十六七岁，鸭蛋型的脸儿，白里透红；前额有些突出，更显出聪慧；上身穿着紧身棕红色皮夹克，里面是白色羊毛高领衫，不知是皮夹克太紧还是胸部太丰满，皮夹克上面的扣子未合上，高耸的胸脯更显眼；下身穿着深蓝色牛仔裤，使全身曲线展露无遗。突然，口袋里手机响了，邹一波收回目光，赶忙掏出手机听着……

王君见蒋部长没来，对王立宝问道：“蒋老板呢？”王立宝正背对着她在调试 DVD 音像系统没听见。程海良从小姐肩上放下手，毫无顾忌地顺手在小姐半裸的胸部抹了一把。小姐扬起手轻轻朝他手背上拍了一下，夸张地叫了声：“你真坏呀！”

程海良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喝了不少酒，他似笑非笑地对王君说：“蒋老板没来，你陪陪邹老板嘛！”说着指着邹一波身边的小姐说：“你让开。”小姐低眉顺眼窃望了邹一波一眼，见他没吭声，小姐有趣地挪了座位。

王君不好得罪程海良，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微笑着走过去挨着邹一波坐下。邹一波刚接到蒋部长的电话，说有事不能来。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脸上有些不高兴，想到自己和他约好的，怎么突然变卦，是不是……王君以为自己的话惹他生气，笑着讨好地说：“邹老板，今天有时间放松一下？”邹一波看了她一眼，脸上勉强有了笑意：“忙里偷闲。”两人就心照不宣地交谈起来。

王立宝按好点歌器，然后站起来，顺手关了灯，包厢里又暗下来。转身面对大家说：“我给邹老板献上一曲《霸王别姬》。”邹一波

一边与王君说话，一边轻轻拍着巴掌。王立宝拿麦克风大声唱起来：

“我站在，
冽冽风中，
恨不能，
荡尽绵绵心痛。
望苍天，
四方云动，
剑在手，
问天下谁是英雄？……”

程海良见邹一波和王君只顾说话。他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说：“我请王小姐跳舞吧？”王君实在不愿和他跳舞，见邹一波赞许地笑了笑，只好强打兴致曲意承欢地站起来。程海良上前一步，伸手搂着王君的腰肢，迎面一阵酒气直扑过来，王君感到一下子像掉进大粪坑里，浑身爬满蛆虫，令人恶心呕吐，但脸上勉强露出笑容应酬着。

程海良开始还老实，跳了一阵手就不安份地用力搂紧，面对面地贴过来，长方脸上浮起一缕狎昵的笑意，低声问：“舒服吗？”王君窘得满脸通红，心里直骂狗东西，想占我的便宜？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她周旋了一阵，感到程海良越搂越紧，使人喘不过气来。

王君装做不小心提起鞋跟狠狠地朝他脚背踩上去。程海良疼得咧了咧嘴，手就老实地放松了。王君歉意地说：“程老板，对不起……”刚好，王立宝的歌曲唱完。

程海良满腹狐疑望了王君一眼，也不好说什么，跛着脚回到座位上，小姐又挨上来，不一会儿，他又忘了疼痛和不快，与小姐卿卿我我地说笑起来。

王君怕他们再纠缠自己，主动地接过王立宝的麦克风，面带微笑地说：“我给各位老板献上一曲《绿叶对根的情意》。”王立宝带头鼓掌，王君说：“谢谢。”电视荧屏出现了画面，~~音乐响起。~~

王君不看电视荧屏，面朝邹一波他们，~~拿着麦克风~~唱着：“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她的声音绵绵起伏悦耳，极有磁性。王君手兴奋得大声唱